

起了哈马斯的斗志！而在以色列北部，黎巴嫩真主党呼应起哈马斯，对以色列以及其所控制的叙利亚戈兰高地进行袭扰。以色列方面于是反击。寻呼机爆炸、对讲机爆炸等等，合计已造成30多人死亡、约3000人受伤，其中不乏黎巴嫩真主党一些领导人死伤。接着，以色列军方、特工又通过各种手段，斩首纳斯鲁拉等多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在纳斯鲁拉被杀以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以色列会为之后悔”。两个月以后，伊朗终于发起报复，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以色列之后也对伊朗进行了反报复。然而，从以色列国内升空的战机在飞越一些阿拉伯国家领空后，对伊朗发射导弹之际，却发现伊朗的防空能力比如反导系统等颇具实力。

伊朗与以色列你报复来，我报复去，并不频密的互相反击，似乎有所默契。按照佩泽希齐扬在报复完以色列后所说，“伊朗不过是为了让内塔尼亚胡知道，伊朗不是好战的国家，但坚决反对任何威胁”。

以色列是否“心领神会”，才同意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定呢？当然，从美国、法国方面传出的消息是——此轮停火协定，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的联合斡旋之下达成。12月2日，马克龙抵达沙特进行访问时，还表示要继续寻求在化解中东地区冲突上与相关方“共同努力”，加沙地带与黎巴嫩局势都在讨论之列。从历史与现实的背景去分析，比如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大军火供应国，甚至双方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法国曾经对黎巴嫩进行过委任统治。由

从矛盾的复杂程度上看，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其矛盾的复杂程度远低于巴以冲突。

美、法两国介入，终究使得以色列与黎巴嫩同意暂时不打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则向《新民周刊》记者分析：

“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我觉得是双方互有需要。以色列方面要为未来特朗普上台后的以美关系发展做准备。同时，以色列方面也自认为已经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重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及其有生力量之目的。同时以色列基于历史上1982年和2006年入侵黎巴嫩并两次陷入困境的教训，甚至意识到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军造成伤亡，因此选择适可而止。”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选择达成停火协议，在刘中民看来，也有自身考虑。“遭到重创的真主党需要重建，如果与以色列长期冲突，也不利于黎巴嫩真主党与国内逊尼派、基督教马龙派争夺国内政治基础。”

刘中民还认为，从矛盾的复杂程度上看，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其矛盾的复杂程度远低于巴以冲突。“2006年达成安理会1701号决议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维持了长达十几年的相对稳定，只有低烈度的零星冲突。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将北撤、黎巴嫩政府将在南部部署军队，并与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共同维护南部秩序，因此停火协议应基本上得到执行。但由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积怨甚深，双方仍将爆发低烈度的冲突。”

换一个地方“打群架”

按下葫芦浮起瓢。正当黎以冲

突表面上渐趋平静之际，当地时间11月27日，位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东部的叙利亚局势又突然紧张起来！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以及极端组织持续激战。到11月30日，叙利亚政府军对外表示反对派武装已进入该国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市的大部分地区。这是自2016年政府军夺回该市以来，反对派武装首次攻入阿勒颇。

刘中民分析：“叙局势突变恰逢中东局势发生关键变化。其背景之一应该是支持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力量被不断削弱。在支持叙政权的俄罗斯陷入俄乌冲突，伊朗、黎巴嫩真主党遭到重创的情况下，向叙政权发难无疑成为反对派和极端组织的最佳机遇，同时也难以排除以色列联合叙反对派对抗‘抵抗轴心’的可能。”

不过，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表示，无论袭击多么激烈，叙利亚政府有能力击败“所有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巴沙尔·阿萨德口中所言“恐怖分子”，主要是指反对派武装的中坚分子“努斯拉阵线”。公开报道称，“努斯拉阵线”曾受“基地组织”指导。这当然是叙利亚乃至俄罗斯方面称之为“恐怖组织”的一大依据。而“努斯拉阵线”宣称，自己早已与“基地组织”分道扬镳。而更有报道显示，“努斯拉阵线”之后受美国、土耳其等指导。

比较黎以冲突、巴以冲突与叙利亚内战，会发现，中东各路人马大有换一个地方“打群架”的趋势。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背后，有着伊朗的影子。而叙利亚政府军背后也有伊朗的襄助。那么，“努斯拉